

刘剑波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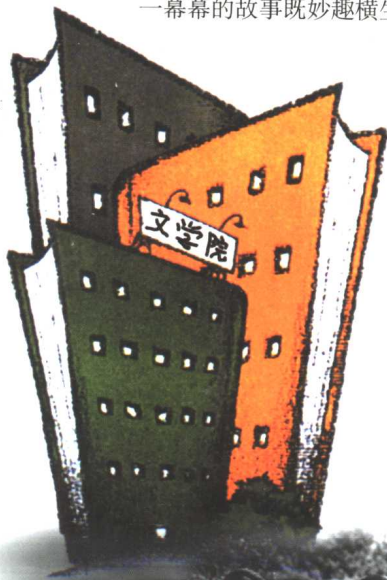


甲壳虫丛书
新生代长篇小说

文学院故事

A story in the arts academy

一群怀着梦想的文学爱好者，
从四面八方涌入文学院，
因角色错位，作了一次荒诞的旅行，
一幕幕的故事既妙趣横生，又沉重酸涩……



大众文艺出版社

刘剑波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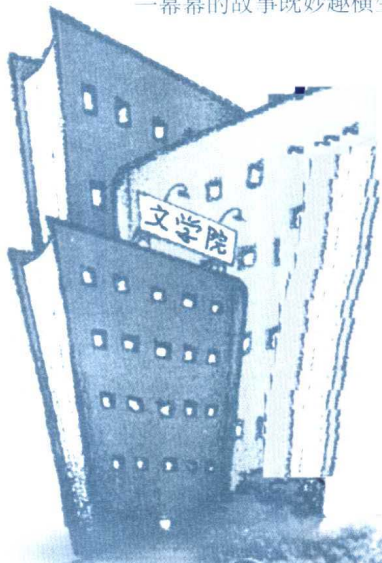
甲壳虫丛书

新生代长篇小说

文学院故事

A story in the arts academy

一群怀着梦想的文学爱好者，
从四面八方涌入文学院，
因角色错位，作了一次荒诞的旅行，
一幕幕的故事既妙趣横生，又沉重酸涩……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院故事/刘剑波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7

(甲壳虫丛书)

ISBN 7-80171-203-X

I. 文…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436 号

• 文学院故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汤北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0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171-203-X/I·132

定价:1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作者简介

刘剑波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小说创作。中篇小说《海的诱惑》在台湾《中国时报》连载后，引起文坛关注；曾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大家》等权威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先后5次获全国大奖。

■ 丛书策划：章晓明 何威涛
■ 责任编辑：马叟虚

刘剑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生代小说家中以对深度主题的哲学化表述为主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人化”的经验构成了新生代小说“私人化”景观的一个层面。

——吴义勤（文学批评家）

1

这部小说似乎应该从饭堂写起,因为吃饭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开始。

文学院的晚餐开得不晚,17点整。如果在家里,这个时候刘白还蜷缩在办公室,埋在公文堆里,被发霉的纸浆味呛得一愣一愣的。那是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一夜的工夫,火车把他送到北方,17点就变成了一个幸福的时刻。这就是时空的奥妙。

五层大楼里的学员宿舍,风箱似的打开。裹挟在他们身上的东西南北中气味随之而出——南方梅雨季节的烂稻草味与北方刺鼻的葱蒜味相遇,内蒙古草原上的腥膻气同黄海边的臭鱼气味成了拜把兄弟,在幽暗的走廊携手而游。然后伸出来的是各种餐具:瓷碗、铝盒、茶缸、饭盆。由于是刚买来的,锃亮如镜,使得它们的主人长途旅行后显得憔悴的脸色略有亮意。

现在从买饭菜窗口延伸的长队就是由那些餐具组成的。来自各地的学员,就是从彼此手中的餐具反映

出的形象,开始了最初的相识。

饭厅里的长队真有点像电焊条,焊条头火花四射,然后焊条渐渐缩短,消失。火花甚至灼伤了窗内抡勺的师傅的脸庞。给我来个馒头。给咱个馍。要个饽饽。呸,俺要俩胖小子。啥?您说啥?胖小子啊。好玩儿,我们这里有饭有菜,就是没你说的什么胖小子。你没长眼还是怎么的,盆子里不多的是吗。奶奶的,长相粗鲁的武侠小说作家朱智深挤上来。本来他已经打好饭菜,坐下来一拨弄,发现肉没一块精的,全是白花花的熟透了的蚕似的大肥块,不禁怒从心起,提拳端碗,来找卖饭师傅论理。朱智深到学院的第二天早上,就摸黑爬起来摆弄拳脚。他的拳路自成一派,玩起来赛如野马撒蹄。这种拳要是身轻体健的人打肯定好看,可朱大侠五大三粗,又是发福的年岁,不争气的肥臀老是拖累他。比如,做腾空飞脚,眼看就要飞上去了,那臀却像个大秤砣似的偏要坠你下来,让你哭笑不得。第一个看朱大侠玩拳的是广西作家马山。那天早上他爬起来拉稀,打扫厕所的王师傅还没来,便器上脏得一塌糊涂,他就想趁天还没大亮,到操场上去解决,可巧就碰上练拳的朱大侠。一顿饭的工夫,马山提溜着裤子格格笑着回来了,说看朱智深使拳是最惬意的精神享受。于是就有人跑去看,那朱大侠正玩得兴起,摇头摆尾,滑稽可笑。粗重的喘气,完全是一匹情欲得

不到满足的种马发出来的。自此朱大侠使拳，围观者甚众。可以说在这届学员中，朱大侠是最早有了声名的。有一次，朱大侠晒在操场铅丝上的衣服掉在地上，让羊拉了一堆“黑豆”。朱大侠历尽艰难找到那羊，竟生生掰下两只羊角。这更使他名声大噪。

这会儿大家看他瞪着怪眼上来，料定有场好戏，自动闪开，袖手旁观。朱大侠扯开破锣嗓子嚷，这还是刚开学呀，出门在外也不能这么欺负人，你说精肉哪去了，今儿个不给个说法不行。卖饭师傅给噎得说不出话，用勺反复敲着菜盆，似乎答案就在盆子里，不逼出不来。学院教职工是和学员分开用餐的，谁都明白精肉到底哪去了。朱大侠开始晃动拳头，看样子要落在窗口玻璃上了。这时里面闪出学院学生部主任，年逾六十的郁老。像所有秃顶秃得厉害的人那样，郁老把残存的几根长发横跨太平洋似的，从左自右梳得丝丝入扣。郁老是学院开办至今仅剩的元老，之所以能待到现在，据说很有些绝招。不过这些招法秘不示人，能一饱眼福的人寥寥无几。

郁老躬身对朱大侠作了个揖——事后有人说那揖是对大侠的菜碗作的，话语谦恭有加。初次见面不知您高姓大名，食堂工作千头万绪，疏漏处在所难免，欢迎各位多提意见，得便时敬请莅临指导，不过学院食堂自开张以来，并未有过您说的情况发生。大侠气得两

耳乱颤,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一凝劲要把菜碗扣到郁老头上。郁老不动声色,微微一笑说,您再看看。大侠往碗里一瞥,竟傻了眼,咋多出几块精肉呢,算我瞎了眼。郁老还在那里嘿嘿笑着,充满嘲意。大侠羞得两腮潮红,猛地吼出一嗓当地的口头禅:我操!字正腔圆,煞是悦耳。那抡勺的大师傅终于敲出话来,冲他吼了几声。朱大侠平生头一遭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就是在文学院的饭堂里。

开学的最初几天,排队打饭可以说是暗送秋波、培养爱情的最佳时机。您好像是叫于蓝,和演江姐的电影演员一个名儿,对啵?是啊,您怎么知道的。头一天上课往您座位贴的那张纸上多溜了几眼,不好意思。没什么,往后就是同学了,请多关照。别客气,古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听口音您府上好像是山东。山东烟台。我说吗,这么亲切,那地方我待过,不错啊,山青水秀,民风淳厚,真乃人间仙境。俺们烟台葡萄酒……久负盛名,久负盛名,未饮人先醉,我每次喝都醉成仙人。其实这小子根本没去过烟台,而那葡萄酒他也只是梦里喝过。怎么样,吃了饭出去逛逛,熟悉熟悉环境,如何?愿意奉陪。

刘白前面排着的是河南大汉郭达,肤色黧黑,架副眼镜,在乡政府里供着职,听说是个副乡长。郭副乡长

四处瞅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吃吃窝边的草。紧挨他的是从徐州农村来的姑娘苏琴，矮个儿，桶般的墩实。苏琴的实际年龄是二十四，但她对所有的人都说二十岁的生日面还没吃。郭副乡长执意要让苏琴到他前面去，女士优先，女士优先嘛。大哥这么绅士，叫小女子消受不了。咱这个大哥当得可冤，在创作上可是你的小弟弟。我也刚起步，一块儿往前奔吧。瞧你谦虚的，我拜读过你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哪一篇？是在，是在一本厚厚的刊物上。你是说《延安文学》呀。对，对，就是它。那是我的处女作，特别偏爱。处女嘛，谁都金贵。找到你这个知音，太高兴了，作品发出去，就怕石沉大海，让人寂寞得难受。说实话，我喜欢得不行，主人公妞妞水灵得非让你咬上一口不可。主人公怎么变成了小姐儿了呢？是个饱经风霜的老妪。我说得并不错，按照我们那儿的说法，人一老就成了小孩，老妪当然变成了小姐。嘻嘻，你压根儿就没看过，不过你这人倒挺有意思的。谁说没看过，你人本身就是一件不错的作品，我不是在看吗。耍嘴皮子要不过你，有机会聊聊怎么样。什么机会不机会的，吃了饭就出去。愿意奉陪。

排在队梢的是两个河南老乡，中国作协会员康叔、女编辑兼诗人铃娘。两人左顾右盼了会儿，同时把脑袋转向对方。铃娘短发短袖，长得很精干，三十五岁，

但气质老成,看上去四十有二。到学院的头天晚上,她逮住走廊里的公共电话,一打就是三个小时,所以这会儿当然是由她先发话。这届学员只有两个中国作协会员,你是其中之一,又是老乡,今后咱就依仗你了。康叔憋声憋气地说,只要用得上咱,你尽管吩咐。那天晚上老师不是找了咱俩吗?往后学习上的事你多担待,咱保证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康叔嘿嘿笑了两声。铃娘端详了康叔一会儿说,我好像发过你的东西,文如其人,那篇东西也似你这般粗糙,但却透着灵气,这就是文学的大境界了。咱肯定向你们投过稿,刚起步那工夫,也只敢往县市级碰碰运气。听说加入中国作协挺难。怎么说呢,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这是咋说?有空向你摆说摆说,行嘞?吃了饭怎样?愿意奉陪。

刘白身后站着锦州姑娘周小梅。这届学员女生与男生之比为二比一,二女共一男,典型的阴盛阳衰。不过女生中有姿色,能让刘白心动的几乎没有。周小梅的缺点是鼻子太尖,锥子似的,而且伸出去很长,像根标枪。但身段婀娜迷人,轻盈飘逸,乳房坚挺,把人撩拨得心痒。刘白一直在找寻个什么缘头和周小梅搭上话,可是眼看快到窗口,还在肚肠搜刮。到这儿的当天晚上,他去锅炉房打水,正碰上周小梅在洗衣服。搭讪了两句,从她眼神看还是对自己是有好感的,得想办法让她主动开腔。咳,愣什么愣,还打不打饭!大师傅这

会儿神气得很，饭勺恨不得抢到刘白脑袋上来。打碗米饭。没有，只有馒头。怎么会没有呢，我们南方人不喜欢馒头，就喜欢米饭。那你跑到北方来干嘛，在南方待着呗。好吧，就来两个馒头。要什么菜？红烧肉、西葫芦、蒿子杆儿、油菜、麻辣豆腐。红烧肉不能打，全是肥大块，就是两个郁老也变不出个精的了，西葫芦没听说过，蒿子杆儿硬得吓人，麻辣豆腐太辣，油菜有点像青菜，不知是不是。哎，师傅，有没有青菜？没。怎么会没有青菜呢？在我们南方青菜可是铺天盖地，唉，北方呀北方。南方有什么好，南方人全是他妈的刁蛮。你怎么骂人？骂人又怎么了，你打不打？下一个。那就来份油菜吧。

十几张条桌在饭厅依序排开，大家围着，屁股挨屁股，边吃边唠，文学、股票、腐败、性生活、戴安娜、驻港部队、爱斯基摩、酒吧侍女。南方人吃得斯斯文文，北方学员则干脆蹲在凳上，扒两口就噌噌噌跑到放在北窗根的米汤锅里，舀一碗灌下去，抹抹嘴，又扒，牙花子五彩缤纷。刘白、马山、四川青年作家成岗，三个室友同桌。刘白瞅着碗里干巴巴的油菜，面有怨色。马山挽挽袖子说，没什么，来这儿又不是为了吃，只要能学点绝招，苦点算个卵。成岗守着碗麻辣豆腐，有点瞧不起地说，创作可不像技术活，没什么绝招学，你这么说明表明你还不懂文学。马山红着脸说，那你来干嘛。成

岗四下里溜了一眼说,我嘛,是来找个媳妇的,找个媳妇好还乡,就是我的宣言。

2

文学院龟缩在市区边缘的旮旯里,一条狭窄的商业街从门口经过,温州发廊、卤煮火烧、朝鲜面馆、黄山茶叶、经济小吃、麻辣烫、复印打字、张三鞋铺、李四饺子、王二麻子眼镜店,整天对着文学院直叫唤。早中晚,文学院的人们还真让叫唤出来了。早上睡到太阳晒屁股,爬起来揩把脸,食堂早就开完了早饭,就趿拉着鞋,到门口的小吃摊上来碗炒肝就包子,或者豆浆煎饼果子。中午晚上,不少人干脆下馆子,弄几个冷盘,猜拳行令,天南地北,天王盖地虎,正晌午说话时谁也没有家。另外,理发、修鞋、配镜片这些生活中的麻烦事,在这条街上就解决了。文学院往南不远有家东北“手撕狗肉店”,女老板竟叫得出文学院所有学员的名字,甚至知道“谁和谁相上了”,一男一女往她店里一坐,这事儿准没错。每逢这个时候,姿色未消的女老板面若桃花,斟茶递烟,巧嘴滑舌,照顾周全,逗得一对情

人格格直乐,全身都是趣味儿,学员就都愿来,女老板的生意自然就比较好了。到后来,文学院的顾客就不只是去坐坐了,而是挑帘进门,直奔里厢,向老板娘倾诉情场失意,眼角眉梢都是渴盼。老板娘肚里有数,暗使招术,让两个不经意有隙的人儿“破镜重圆”。要是事情实在无望,老板娘便“重砌炉灶另开张”,给失意的人再物色个可意的。成人之美的人都是要被酬谢的,老板娘把装着“报酬”的信封往对方怀里一扔,面有愠色地说,你把老娘看成什么人了,这点东西就能打动老娘吗?对方就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老板娘语重心长地说,这世上最能打动人的不就是个“缘”吗,你俩能碰到一起,是缘;你们到我店里来,也是缘。今日有缘今日醉,不就全在里面了吗,还要这鸡巴玩意儿做甚?对方感动得泪花闪烁,就越发起劲地往女老板这儿跑。老板娘并不做诸如酒里掺水的苟且事,仍是一如既往的待客,有时还要倒贴些,用她的话说,全是为了心里痛快。于是,“手撕狗肉店”夜夜座无虚席,呼朋引友,歌舞升平,一派热闹景象。

现在大家用完晚餐,拿着碗盆,三三两两走出饭堂。天色尚早,这段时间除了散步没事儿做,就把饭家伙放在底楼的窗台上,鱼贯出校门。

刘白很希望周小梅能出现在校门口,这样就有机会和她出去溜达溜达。但周小梅上了楼一直没出来,

他等得扫兴,便独自走了出去。

校门口左侧有个公用电话亭,306室的杨维正撅着屁股打电话,在一旁陪着的是于蓝。从他们的行动方向看,估摸过一会儿要到北边的红领巾公园去。郭达几乎是挎着苏琴,旁若无人地沿着街道边上的水果摊子往前走。再过去,康叔仿佛是驱赶羊群似地往前窜。铃娘则在后面一边抹汗一边追。成岗不知什么时候和爱好木雕的青岛姑娘刘雁接上了火,两个人紧密配合,和道口边上的旧书贩子讨价还价。刘雁依偎着成岗,嘴里唾沫横飞,眼里流光溢彩,似乎第一次饱尝战斗的欢乐。再往前看,尽是班上熟悉的身影,他们结伴配对,游鱼似地在车水马龙的人流里时隐时现。和刘白同样是孤家寡人的马山挥着两条矮腿,像猎狗追猎物似地从刘白身边跑过去。突然又碰到什么新情况似地停下来,返身过来同刘白说,要守住,便又撒腿走了。

刘白信步往南,遇上418室的张珍珍。徐娘半老的张珍珍左顾右盼,显然也是在找个伴儿。刘白听说这个湖南老姐总缠着某个著名作家睡觉,后者烦她,一脚把她踹到文学院来了。刘白正想低头躲她,张珍珍却亮开大嗓门,说我正找你呢,有个文学问题别人都无法解答,只好请教你了,可以边走边聊。刘白捂着肚子说,我正在找厕所哩,泻肚泻得不行,便一头钻进路边的公厕。他从厕所的窗洞里看到张珍珍垂头丧气地

走了。

公厕往南有条排污河，把商业街拦腰截断，河上的小铁桥白天承受骡马车辆和行人的脚步，晚上则经受烤羊肉串的铁炉子烟熏火燎。桥头的幽暗处，一两个书贩子摊开一块白布，摆几本地下出版物。书贩低垂着脑袋，缄口无言，一副姜太公钓鱼的神情。刘白没过桥，向左沿排污河朝东。除了工业废水，排污河更多裹挟的是城市成千上万家庭的排泄物。河北岸，也就是刘白走的地方，全是北方低矮的民居。门口堆着蜂窝煤、大白菜，废弃的坛罐、砌的鸡窝，搁煤炉的草棚。进进出出的妇人打着孩子骂着丈夫，挥着擀面杖擀着属于自己的日子。一些老爷子袖着手围着棋盘拨弄往事。上学的孩子则穿着鲜艳的衣服，唱着流行歌曲，行走在污水河两岸。

刘白一直往东，来到一块空旷地。有十几棵高耸挺拔的榆树，有棵树的枝丫上挂块木牌，写着“香功练功点”。树叶在晚风中哗哗作响，把城市的寂寞都吹进他的耳朵里了。

走出榆树林，刘白忽然心跳起来，他看到两条笔直地伸向远方的铁轨。

他不是一下子就看到这两条苍凉的铁轨的。榆树林同排污河隔了一段距离，刘白出了林子回到岸边那条小路。所有的河都向东入海，他想要是顺着这河走

下去,能走到家乡的黄海边吗?这么一想,刚才沿排污河散步到达这里并非是下意识行为,而是“恋家情结”使然了。如果不是又遇上一座铁桥,他会一直往东的。这桥离榆树林不远,也就是说,刘白没走几步就到了它跟前。桥并不大,甚至有点猥琐,但很结实,骨子里透出顶天立地的气魄,似乎能把整个城市驮到自己身上。正是这点打动了刘白,他觉得应该到桥面上去走走。

上桥的台阶很陡,刘白低着头一步步上去,到了顶上才抬起头。就这么一抬头的工夫,他看到铺在桥面上的两根铁轨,心就开始猛跳起来。这时正是向晚时分,四周荒草萋萋,了无人烟,偶尔从遥远处传来一两声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就像是从梦境中发出来的。铁轨从桥面出发,向南北两边伸过去,一直蜿蜒到虚空里。他站在铁轨上,无端的伤感涌上来。在他家乡,出门代步除了汽车就是轮船,许多人一辈子也就是从电影上见到过火车。他还是二十岁第一次出远门才坐上火车。那两根愁肠百结、绵绵无期的铁轨,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搅动他的心扉。以后每次乘火车旅行,只要靠站,他都要下来到站台上走一走,对着召唤铁轨的远方凝视良久。现在那种感觉又爬上喉咙。无着无落,没根没家,不知哪来何往。他喜欢这种孤独感。只有生活在这种孤独感里,他才能触摸到生活的边缘,而这种孤独感只有铁轨能够带给他。这时他又想起了文